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上

宋 袁樞 撰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三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

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羡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灋君羡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羡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羡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歴數其人已在陛下宫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

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五年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

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内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

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

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

貴妃淑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

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

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厳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

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灋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

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

人母及兄弟竝除名流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内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封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

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因於别院上甞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

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

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心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

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毁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户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狥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内外甿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

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寛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

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

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頭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

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
武后既立無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
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勑敬
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
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
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
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
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於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

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

捕準瀘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

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
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
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
荆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
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宫掖謀行鴆毒于
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
志寧官遣使發道以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祕書
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

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涼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

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鏁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録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

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
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
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
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
故宅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
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
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内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

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
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
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
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
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
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
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

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栝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

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

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東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

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

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名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名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

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宫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叅軍為豫州刺史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

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朂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已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别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

一人言鄉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

監武承嗣齊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鑑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

下上尊號丁夘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
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
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
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已
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
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晩年多疾百司
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密言

中宫威權大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謟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悦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曽孫也

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吕氏之敗乎太后曰吕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

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已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已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為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

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温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温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叅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

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録事忝軍孫處行
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
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
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
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温為軍師
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
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因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

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揔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内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

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

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

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内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温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

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

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温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劉景先

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髙枕深宫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

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
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
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
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
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
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丁
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徐敬
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

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摠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

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鋭盡在下阿烏合而來

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乗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疆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揔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曰此

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犇潤州將入海犇高麗孝逸進

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馬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

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閙
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
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
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三月辛
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
為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

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髠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朂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朂於途令

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寃有寃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

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巳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

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廪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訊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

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
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
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
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
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
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
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
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

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輙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輙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

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
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
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
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
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
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
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
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

下之獘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羅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𤼵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犇走兵交宫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頼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

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長倩為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己卯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

黒黒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懐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已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為

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禕之初

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兎兎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

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為七室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别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太

后以爲去宫太遠　二月庚午毁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懐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寃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駡太后發揚宫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毁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

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璽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

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譔

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爲書與貞云内有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名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爲皇帝璽書與冲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

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名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揔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為沖將兵擊武水謂人

曰琅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

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揔管岑長倩為後軍大揔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貞沖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鏁

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闘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

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

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名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

丞狄仁傑爲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㫖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行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

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開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名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

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沖通謀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録事叅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

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樽櫨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

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斵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瑶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

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内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

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貞多引海内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

士為所連引坐者甚衆嗣明誣内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隂懐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陜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

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名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

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中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已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

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右衛胄曹叅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䟽網者陛下務在寛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

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中下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夏維翓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中

宋 袁樞 撰

武韋之禍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内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茍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

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
裴貞杖一判司判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
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
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
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
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悦即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它
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
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

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兎縣官使人
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
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
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
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
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
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
門内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

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

不撓爭之彌功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
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
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
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
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
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
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
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

在㕘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
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
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頴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
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
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
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

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
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
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
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
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
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
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
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

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

公主又以司賔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内史給事中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䖍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竝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内史遊藝朞年之中歴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冬十月甲子檢

校内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

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逺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宫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為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

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貞
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
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
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
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
慎之法儻有寃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
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
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已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

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

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王鈐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朂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傳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

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欵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

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

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
舉人沈全交續之曰𣑋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
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
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
太后雖濫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
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
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
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

冀喜曰大夫冀甘則可憂今皆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貞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

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

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名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名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

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

貴鄉霍獻可宜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陛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緑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

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簒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

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

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
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饑搏鸚鵡
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
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
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
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
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虚伏
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共構

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名為渾儀監丞善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寛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寛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

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毁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揺

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茍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二年春正

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户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曽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忘爲妖

異以恐德妃母龎氏龎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澇泣不自勝乃言曰龎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龎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

太后名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麗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

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
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
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流血被地
太后聞之令轝入宫中使醫内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
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
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或告嶺
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
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

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
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
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
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
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
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
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
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

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

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為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撲殺之內史李昭德於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

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
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
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
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
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逄弘敏取奏之太后
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
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

皇甫文備奏内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鄜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

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
厭入宫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數千人侍御史
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
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名吏將按
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
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
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為阬深五丈結綵為宫殿佛像
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

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内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十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

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名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

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發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

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興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户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likely 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寛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

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消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践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

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瑶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敺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

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　三月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歳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

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

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
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
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録事叅軍綦連耀謀反陰
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
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
事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

合宫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

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

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為大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勑鳳閣侍郎李迥秀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綜楚容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

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

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揺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寃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

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閲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

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　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戊子以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

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揺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頼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

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
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名為
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
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
臣肉為羮臣安所避之
聖歴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
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傑每
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名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

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

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巳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

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

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禄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王謙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

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覩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

代會稽王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閤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為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　太后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

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秉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

察則已爲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
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鄉之負寃得罪
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
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
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
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
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

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悦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頊惶

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昌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

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宫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

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内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内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内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　太后信重

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
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
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
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
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緼藉則蘇
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
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
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

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彦範泰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

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遂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

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令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

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寳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

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總管洛川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然竟不行　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

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
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夔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
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
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
死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
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
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

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户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黙然而止元忠又甞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戳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

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
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
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
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學伊周當使學誰
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
滅但臣畏元忠寃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
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
與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説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

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日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

殺之賴宋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

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兹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

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

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

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
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
也　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
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䟽以為天
下編户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饑寒之弊省勞役
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
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

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名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内史再思為相專以謟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

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　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

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

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牓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

丞封金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名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揺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汙又敕璟副李嶠

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髙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彦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引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

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

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悦楊再思恐其忤旨
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
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
中使名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
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彦
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
楊再思曰嶠不樂摶擊之任如何彦範曰為官擇人豈
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

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嶠休之玄孫也先是李
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
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
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中